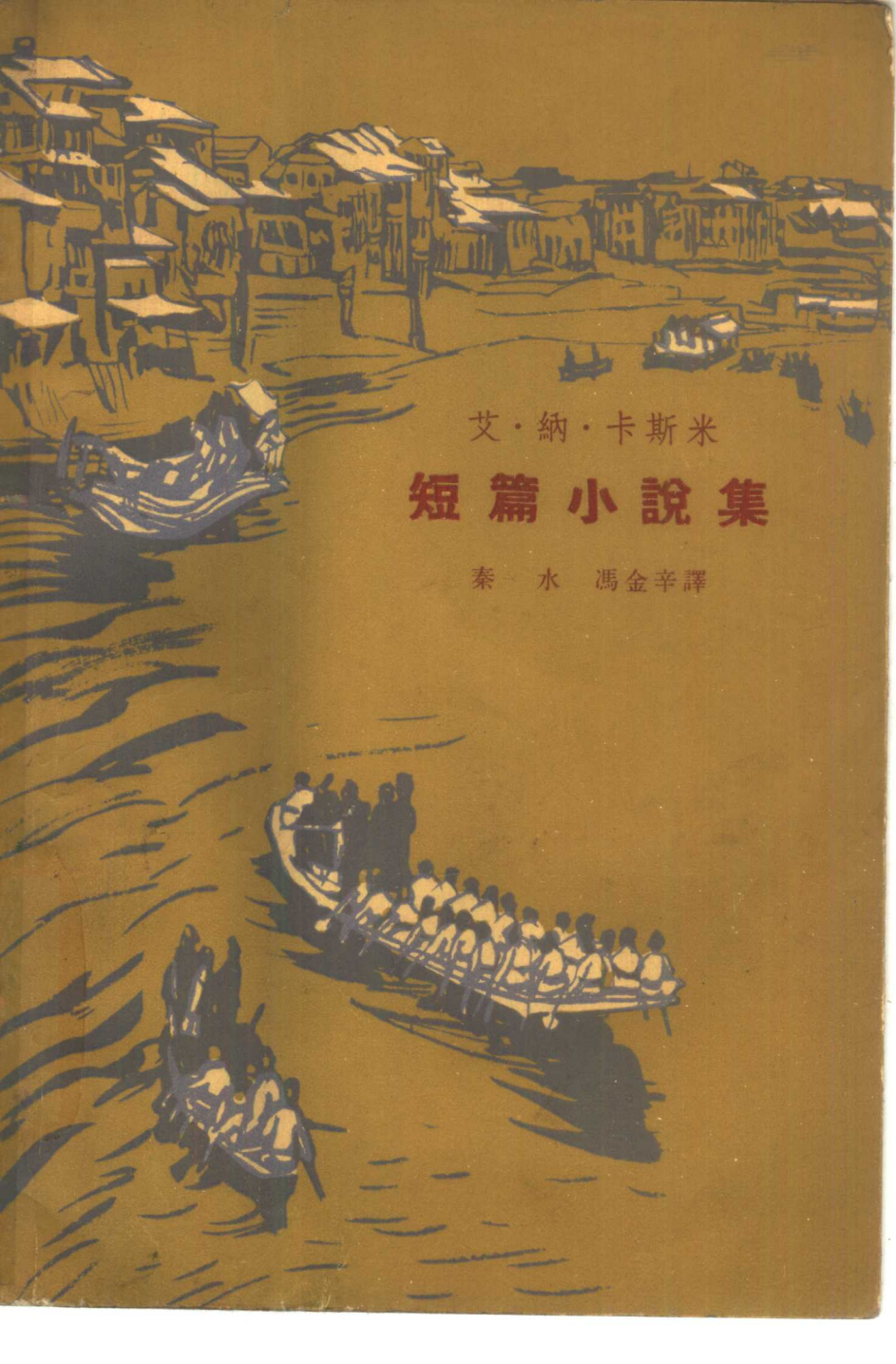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艾·納·卡斯米

短篇小說集

秦 水 馮金辛譯

艾·納·卡斯米
短篇小說集

秦 水 馮金辛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卡斯米短篇小说集

书号 1806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7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6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 (3) 0.36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

一 亚非两大洲是人类文明最古的发源地，是人类文化的摇篮。

今天亚非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民族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新时代。亚非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，不仅对亚非两洲人民的前途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，并且也对全人类的命运发生决定性的影响。

进步的亚非作家是这一伟大斗争的积极参加者，又是这一斗争的代言人。他们继承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，从人民的斗争中汲取了丰富的灵感，正在不断创造着具有新的思想和感情的优秀作品。这些作品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。中国读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这些作品，并且将从这些作品中得到鼓舞。

艾哈迈德·纳迪姆·卡斯米是当代巴基斯坦用烏尔都語写作的作家。他原名艾哈迈德·沙赫，于1916年生于旁遮普薩尔格达的一个农村里。他对于农村生活非常熟悉，以善于写作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著称，著有《濱塲》、《晨曦和夕阳》、《生命的市場》等。他現任拉合尔《艺术》杂志的主編。

卡斯米曾于1956年来我国进行訪問。

目 次

小偷.....	1
斯高达一家.....	24
当兵的儿子.....	48
小孩买石板.....	60
窃盗.....	69
祝你一路平安.....	80
乌云密布的时候.....	93
苦力.....	112

小 偷

在由仰光到因帕尔的途中，他的父亲被日本人的残酷无情的炸弹炸死了，变成了一摊肉泥。他的母亲死在本村到医院去的半路上，她那两只被短促但很艰苦的生活拖垮的脚，始终没能跨进医院的大门。母亲已经病了很久，但是住医院却很困难。有一次医生告诉她，要到她肚子痛得无法忍受的时候，医院才收她。她的运气终于来了——这一次，她的肚子真地痛得忍不住了。她带着自己的儿子拉赫曼，踉踉跄跄地向医院走去。但这却成了她最后的一次行路，她痛得倒在路上，连滚带叫。在临死之前，她紧紧抓住小拉赫曼的手，抓得这样紧，小孩怕得把手抽了回去，使劲地叫了一声“媽——媽！”，就从躺在尘埃中的母亲身边跳开，哭起来了。

拉赫曼的近亲只有一个嫁到外村的姑母。孩子的母亲死后，她回娘家来尽小姑子的最后情分，到孩子母亲的坟上哭了一场。回家时， she 就把拉赫曼——不幸的娘家哥哥唯一的骨肉带走了。她的丈夫开着小铺，有机会也

販賣一點布匹和皮革。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裕，他常年累月一安那一安那^①、一盧比一盧比地積攢起來，大概這也就是他非常貪婪和吝嗇的主要原因。只過了幾天，他就開始教訓自己的老婆說：

“养活这个小崽子有什么用。从今以后，每天頂多給他吃一張餅。真奇怪，他怎么这样能吃。一个小崽子才只七、八岁，可是不管你給他多少面包，总是一眨眼就全吞下了。告訴他，叫他以后知道点好歹，不然，我就馬上叫他滾蛋。我整天在鋪子里苦干！……可是你不想想，我累死累活难道是为了你这个侄子嗎！……真主保佑，我們自己也会有孩子的。……”

这番話拉赫曼都听到了。他躲在草棚里，整整痛哭了一天。到晚上，由于肚子餓了，他才从棚子里出来。拖着脚步走到姑母跟前，他那双好象大人认错时的眼睛，避开姑母——他感到慚愧，就象他在姑夫家吃的东西都是偷来的似的。姑母拂掉扎在他头发里的草秆，怜惜地吻着他的前額，小心翼翼地看着門口，擦着眼泪小声說：

“你还小，拉赫曼，如果你不想把肚子弄坏，不想象你媽那样死去，你就一天只吃一張餅吧。”

姑母說完，又吻了吻孩子，拉赫曼退到一旁，就象有一把冰冷的剪刀突然刺进了他的前額，他抽抽噎噎地哭

① 輔币单位，十六个安那合一个盧比。

了起来。姑母劝着痛哭的孩子，可是他还是不停地哭，就象姑母的溫柔話語，进了他的耳朵都变成最狠毒的責罵似的。

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小鋪老板走进屋来。妻子告訴他說，孩子很想他媽，躲在草棚子里哭了一天，已經餓了。

“胡說八道！”他大发雷霆。“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小猴崽子供起来？这小杂种毁了我七十卢比的草！”他气得眼睛通紅，一把拽过吓得哆哆嗦嗦的孩子，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說：“你小心点，拉赫曼，要是再进草棚子，那时可別怨我，我就揍死你，你在我家是一个废物。你知道了嗎？”

从这以后，吓得心惊胆战的拉赫曼每天只吃一张餅，他不仅不敢到草棚子那边去，就是連看也不敢看了。

但是，更坏的事情还在后头。有一天晚上，拉赫曼到姑母那里去拿自己的那张餅，小鋪老板盯着他，大声喊道：

“来，問問你这个小杂种！好，敢偷东西！”

母亲在世时，常常告訴拉赫曼，罵人的人罪大，而且都要受到烂舌头的懲罰；順从地听任辱罵的人，会长很长很长的尾巴。要想不长尾巴，最好的办法是懲罰欺侮人的人。

她曾說过：“用髒东西塗他的脸，用棍子打他，別怕，打他，但不要用下流話髒了自己的舌头，不要还罵別人！”

“从炉子里拿一块烧紅的木头塞进罪人的嘴，”这个念头象閃电一般在拉赫曼的脑海里飞过。但是，姑母这时站起来，走到他跟前，溫和地問道：

“老实說吧，孩子，你藏到哪里去啦？”

“藏什么？”拉赫曼惊异地問。

“你父亲是个废物！”小鋪老板喊叫着。“这一点，料想你也完全不知道！”

“錢，孩子，”老婆打断了他的話。“老实說吧……你要是說了，我給你一个卢比。說吧，你把錢藏到哪里去啦？是不是藏到草堆里了？……”

拉赫曼还没有来得及张开已經破裂了的嘴唇回答，小鋪老板就从床上跳下来，粗暴地揪住他老婆的袖子，把她推到一旁，气汹汹地說：

“哼，說好話，哄騙，你別想能得到什么！……喂，你不多不少从我的夹克里掏走了十五个卢比。赶快給我拿出来，狗崽子，不然我當場宰了你！哼！”孩子看到他举起手要打。

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，使拉赫曼感到自己就象是一片可怜的小紙，被暴风雨随便吹打和蹂躪。他的睫毛一上一下地跳动，好象眼睛里掉进了沙子；他张着嘴，黝黑的脸上慢慢地丧失了素有的玫瑰色，最后变成了骯髒的、土灰色的丑陋的苦相。孩子又害怕又难受，不住哆嗦，只勉强地說出：

“从什么夹克里？”說完，忍了很久的眼淚象小河似地流了下來，他咧開下嘴唇，歪着下巴，抽搐着鼻子，傷心地哭得他那弱小的身體直顫動。

“啊，从什么夹克里？”小鋪老板踩住孩子，仿佛要把他踩進地里去似的。“从釘着貝壳扣子的那件夹克里！我給你看看那件夹克！……”

悲哀的拉赫曼撕破嗓子喊着，有時傷心地痛哭着，跑到姑母面前，求她庇護：

“姑媽！我起誓……對着真主起誓……在先知面前起誓，只要我摸過那件夹克，就叫我的手……”

姑母跳了起來，打斷孩子的話，生氣地問她丈夫：

“哪里有你的帶貝壳扣子的夹克？我只找了你的黑絨夹克！”

夫妻兩個丟下拉赫曼，進到里屋去了。過了幾分鐘，孩子聽見姑母一面往外走，一面責備丈夫說：

“你這樣無緣無故欺侮孩子，虧心不虧心。最好仔細點一點你的錢。我娘家什麼人都有過：打過架，殺過人，可就是沒有偷過東西。就敢這樣夸口！拿一個盧比來，送給可憐的孩子。他受你的氣夠多的了。在咱們家里，甚至一塊面包，對孩子來說都是毒藥。你聽見沒有，拿一個盧比來。”

孩子靜悄悄地躲在牆角，停止了哭泣和嗚咽，但是眼淚還繼續順着他的骯髒的面頰淌下來。

姑母从丈夫手里抢过来一个卢比，递给了拉赫曼。小鋪老板忍不住說：

“他今天沒有偷，可是明天就会偷的！象他这样的孩子，生来就长着一只要拿別人东西的手。他是什么人，是貴族的儿子嗎？对这些孤儿我們清楚得很！”

姑母走到拉赫曼跟前，連連吻着他說：

“可怜的，可怜的孩子！”

她掰开他的紧紧攥起的小拳头，把一个卢比放在他的手里，又将他的手握成拳头，很快地拿起这只小拳头在孩子的脑袋上繞了一圈，口里念着免除一切灾难的咒語。然后，她把孩子領到厨房，几乎是强制地让他吃了一张新烙的餅，但是叫他吃第二张时，一直沒有說話的拉赫曼开口了：

“不要，姑媽，我够啦。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呢？”她装出生气的样子，柔和地問着。

“肚子痛，”小孩子严肃地回答。

姑母立刻把臉俯在膝上，放声痛哭。拉赫曼往另一个屋子走去。小鋪老板盘腿坐在床上，正拿着一支长水烟袋抽烟。拉赫曼走到姑父面前，把那个卢比放在他的膝盖上說：

“不要！”

“好，”小鋪老板嘟囔着，把錢收了起来。“也許你沒

有拿。”

“我沒拿！我沒拿！”孩子大声喊着，跑出屋子去了。

他再也沒有回小鋪老板的家。拉赫曼象只小耗子似地，在深夜里穿过村庄，走过荒野。快到天亮的时候，他才爬上干田埂，决定坐下来喘喘气，然后在一棵干枯的老树下边躺下休息，很快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。早晨，当明亮的日光照在一块一块的綠油油的田地里时，孩子被落在干树梢上的烏鴉的哇哇叫声吵醒了。拉赫曼醒来以后，很长時間沒有认清他到底跑到什么地方了。他忐忑不安，惊慌地向周围了望。什么都不認識。无名的恐惧襲上他的心头。他叫了一声“媽——媽——！”便跌在草地上，伤心地痛哭起来。后来，一肚子的委屈使他忘記了恐惧和惊慌。他一边气忿地哭着，一边不断地大声喊叫：

“媽——媽！媽——媽！”

最后，他安靜下来，断然地站起身，仔細擦干了眼泪，向碰到的农夫問了一下道路，便奔故乡走去。快天黑的时候，他已經走到了。現在，他累得沒有一点力气了，站在路上哭起来，好象有人用最难听的話罵了他似的。一个認識拉赫曼的老乡，想安慰安慰他，摸着他的头，拍着他的背，但是，当他看到一切办法都沒有用时，也只好悲伤地摇摇头，走开了。

拉赫曼哭个不停。村子里的一些孩子围上来，同情地看着他，悄悄地互相嘀咕：

“他媽去年死了。”

“媽死了有什么，我媽也死了，我就不哭。”

“可是你有爸爸，他有什么人呢？”

“是呀，对呀……”

拉赫曼的号啕大哭变成了悲伤的呜咽。他已經不再擦眼泪了，让眼泪不断流过他那骯髒的、擦得通紅的两頰。

天已經黑下来的时候，地主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家的馬夫，走到拉赫曼的面前，溫和地对他說：

“走，孩子，我們东家要看看你。”

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是个有名的財主。他家的地很多；誰都知道，只要有地，就有势力，也就有錢。他会一点医术，有时也免費給农民治病。这使他得到了好名声。不但本村，連很远的地方也都知道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，并且非常尊敬他。他治过一些很重的病，說他会画各种各样有灵驗的符，用这些符能治百病。头疼、牙疼、肚子疼和其他許多病，他都能念咒治好。此外，人們还都知道他是一个最虔誠的信士。他每天都額外作很多次祈禱，全区里沒有任何人比虔誠的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更相信真主。他的家业虽大，但沒有雇僕人。何必多一张嘴呢？其实，随时义务伺候这位大善人的人已經够多了。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总是亲自騎馬去赶集。他家里喂着两匹馬，他很爱馬，所以不惜花錢專門雇了两个馬夫。

当人們把拉赫曼带进他家来时，村里的一些最可敬的老人正聚在他的穿堂里作晚禱。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当着众人的面，把手放在拉赫曼的头上說：

“喂，我的孩子，你是一个孤儿。你要这样悲痛地哭下去，至上的真主就要发怒，惩罚我們全村。神的憤怒是可怕的，我的孩子！你父亲被炸死了，难道我們村子的居民在这件事上有什么罪过嗎？不用說，你母亲是命中注定要早死的。还有……一切都决定于神的意志——真主伟大，他的决定英明！……如果你不想連累全村可怜的人遭灾受难，看在真主的面上，你不要哭了，不要惹神发怒。我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，代表我們全村，情願擦干你这孤儿的眼泪。以后，你就住在这里，在我的馬棚干活。孩子，干活可要卖力气呵！……你的活就是使两匹馬保持干淨。好了，手要勤快点，別叫扫帚和铁鍬閑下来，馬棚的地要經常扫得象玻璃那样发亮。做了这些工作，你就可以吃晚飯。你听明白了嗎？此外，每年还給你两件我儿子的旧衬衣。真主保佑，你会吃得饱穿得暖的。現在，我們再来考虑一下你的早飯問題。当然，这我們也不能不管。我們家的女人都是戴着长面紗的，不便亲自扫地和倒垃圾，房子里都很髒，不能为了打扫房屋每天去雇米拉西^①和納依亚^②——这样作太費錢。今后，你每天

① 种姓之一，作乐、卖唱、說书等民間艺人属于这一种姓。

② 种姓之一，理发的属于这一种姓。

早晨到我的七个亲属家去，挨門打扫屋里和院子，把垃圾倒到街上的公共垃圾堆里——这也都是你的活。每天早晨做完这些活后，到我的院子里来給你喝一杯最好的拉西①。就这样决定吧。現在，你是我們村子的孩子，收容你也是我的义务。老乡們，我說的可对？”

屋子里响起一片贊揚的声音。所有的人都被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的寬宏大量感动了。有几个老头感动得流下泪来，一个站在地主身边的人还說他“功德无量”。

一个人把拉赫曼帶到院子里。从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的大屋子里，有人給孩子拿来一份晚飯：两小片面包，里边夹着从小孩拳头那么大的洋葱上剝下来的薄薄两圈葱片。已經餓得发慌的拉赫曼，三口两口就把新恩人家第一頓晚飯吞了下去，然后回到穿堂。

“老爷，我已經吃完了，”他說。

“那很好，”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回答。

“什么时候开始干活——現在就干还是明天早晨开始干？”孩子很正經地問。

地主和所有在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，然后主人回答：

“当然，現在就开始干，孩子。”

拉赫曼仍然用很郑重的口气繼續說：

① 一种酸牛奶飲料。

“老爷，請告訴我，扫帚和铁鍬在什么地方。”

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，但是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沒有笑，他从肩上取下浅蓝色的大手巾，擦了擦眼睛，把手放在拉赫曼的头上，一本正經地說：

“不用啦，我的孩子，我是和你說笑話，你的工作从明天开始吧。”

但是，拉赫曼却坚持說：

“可是，老爷，我今天已經吃了……”

拉賈·阿拉·納瓦茲的深深藏在胡須里面的嘴唇咧了一咧，好象表示怜悯。

“把他領下去，”他說完，竟哭出声来，然后用一条花色鮮艳的手巾擦了擦眼睛，又接着說：“把这个可怜的孩子領下去，安置他睡觉吧，要不然，一定会天塌地陷，遭到报应，真主会給我們减寿的。把他領下去吧，領下去。……去吧，我的孩子，作完礼拜后，安靜地睡吧。……要听大人的話，不要惹真主生气。”

拉赫曼睡下了，但是睡不着，各式各样的思想扰乱着孩子的天真心灵。要是真主現在真发怒了，什么时候他才能使真主高兴呢？神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孩子生气呢？拉赫曼哪一点冒犯神明了呢？他沒有罵过任何人，只是有一次拿了別人的东西，可是这不过是一支价值一安那的小鉛笔。拉赫曼記得清清楚楚，当时老师把四支鉛笔夹在他的手指縫里，用力捏他的手，态度沉靜地等着那无